



我是一只狐

■朵朵 (河北)

我是一只狐
为爱, 孤独千年
前世, 我长发及腰
粉心黄蕊花属, 黛眉三两点
狼烟起, 金戈铁马, 你魂归天国
上穷碧落
踏遍阴阳两界
渡劫,
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修佛, 刺破中指, 抄写经卷,
想与你擦肩
为你, 跳一曲惊鸿舞, 荡气回肠
心中, 点燃一炷香
敬天地的厚重, 懂我的你。
他人的笑与怒, 化作一缕过眼云烟
梦醒时分, 你打马归来
我青衣禅意
携你一起
伴随, 清风
聆听, 清脆的木鱼声。

放风筝的人

■曹永红 (山西)

地平线上一片辽阔的原野
高一点, 再高一点
童话里的世界
一切既通透, 也很简单
那个奔跑的人
乘风破浪, 在蓝天里自由飞翔

再后来, 长长的线牵引着他
仿佛是与天空的约定
眼前的一切, 注入了新的内涵
放飞是一种快乐
扶摇是一种希冀与念想

时间翻了一个身

■狄安娜 (河北)

时间翻了一个身
我就醒了
我把梦留给它
重复或延续
都不过是激情后
浪花的选择
而我
就在岸上等你

春天的语言

■朱俊 (湖北)

笔墨又一次落向大地宣纸
点起在山峦, 捺放入江河
一撇从山腰上划过
野樱桃、梨花、油菜花
从纸张里长出来
典故的出处带着放肆的张力

陌生的方言从天边来
叫回了剪雨的燕子
甚至, 早春的蝴蝶
都开始尽量飞得认真些

流水终于有了些声音
对着一朵落花讲述
从开始的克制到最终的放纵
节奏是冬季的沉默
像朗诵诗歌, 停顿的间隙
忽而的情绪走入高潮
沿着田野, 长出了破折号

水

■靳玲 (江苏)

歇斯底里。
孩子妈妈的目光寻找到我
手里的水,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夺了过去, 捧在手里。淡黄
色的水晃荡着, 菊花零乱, 枸
杞瑟缩。

我惊愕, 一时语塞。
孩子爸爸瞪我一眼: “如
果孩子喝出个三长两短, 你得
负责。”

我瞠目, 怒火中烧: “岂
有此理, 我又没让你喝。”
“你不让喝, 孩子有个三
长两短, 你也得负责!” 孩子
爸爸嘴角上扬, 一脸死猪不怕
开水烫的模样。

孩子妈妈捧着我的水杯站
在孩子爸爸身后, 低眉顺眼。
孩子爸爸像头发情的野狼, 铜
铃般的眼睛里无赖占据中央,
痞气洋溢四周。

我火冒三丈, 欲抢孩子妈
妈手里的水杯。
孩子爸爸横亘, 用手一指
“你抢个试试。”

众人纷纷指责孩子爸爸。
孩子爸爸唾沫星飞溅在众
人的脸上: “狗拿耗子——多
管闲事, 耽误了我的孩子, 你

们都得负责, 负责!”
有位三十多岁的男人一个
箭步蹿过来, 从男人手里抱过
孩子, 顺着人群缝隙蹲了下来,
众人自觉外扩, 让出一片空地。
男人把孩子放在腿上, 孩子头
部枕着男人左臂弯。男人平静
地说: “水。”

孩子妈妈急忙把水放在男
人手里。

男人拧开水杯, 水一滴滴
进入孩子嘴里, 水滴匀称, 呈
长形, 透明圆润, 微光四射。
孩子渐渐地缓了过来, 像一棵
枯萎的小草得到灌溉, 舒缓、
挺立、生机。

“小宝真乖。”男人逗着
孩子, “我们的友谊才刚刚开
始。”

孩子捧起男人脸, 仔细端
详着: “叔叔, 我要跟你去医院
吗?”

“当然要去啊, 叔叔得给
你做检查。”

孩子爸爸妈妈蹲下身子,
他们捂住脸, 嚤嚤地哭了。

男人拍拍孩子爸爸肩膀:
“再难也得有个积极的心态,
以后别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

咬得越多, 伤得越重, 难道你
这里不疼吗?” 男人用手拍拍
孩子爸爸的胸脯。

孩子爸爸双手捂脸, 高大
壮实的身体矮了下去: “我太
难了, 孩子的病始终查不出原
因, 耗尽钱财, 耗尽心力……
直到遇见李医生您, 才稳定了
一些。”一个大男人竟然号啕
大哭起来。

车厢内, 一片寂静, 仿佛
能听到人们“呼呼”的出气声。
“目前查不出孩子的病因, 我
们正在努力想办法, 请相信现
代医学, 相信医生那颗救死扶
伤的心, 是难关, 我们就会想
办法攻克。”男人的声音虽然
不高, 却有力, 他再次拍了拍
孩子爸爸的肩膀, 并按了两下。
孩子爸爸和孩子妈妈像两个无
助的婴儿紧紧依靠在一起, 满
脸泪水。

男人把水杯塞给孩子爸
爸: “还不给人家道歉。”

水杯里, 菊花盛开, 枸杞
挺立……



八达岭长城 摄影 | 莫喜生 (广西)

记忆里的蝉鸣

■程亮 (安徽)

盛夏时节, 蝉鸣, 仿佛是
季节的灵魂, 在农村长大的我,
对蝉鸣有着一独特的记忆, 它
不仅是一种声音, 更像是故乡
的旋律, 伴我度过了童年的
美好时光, 如今听到蝉鸣, 总
能勾起我对儿时的回忆。

我老家屋子有个大院子,
屋子周围有一片竹林, 每逢盛
夏, 蝉儿们便纷纷登台, 在院
落四周, 竹林之间, 上演着一
场场关于夏天的交响乐。那“知
了知了”的旋律, 如同潮水般
涌来, 时而在耳边低语, 时而在
远处回响, 仿佛将整个夏天
紧紧包裹, 记得小时候, 我和
哥哥总爱在这蝉鸣声中嬉戏。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探出
地平线, 小家伙便开始居高而
歌, 伴着蝉鸣, 大人们纷纷步

入田间劳作, 而我们则怀着无
尽的好奇, 手持竹竿, 肩扛小
篮, 踏上捉蝉的探险之旅。那
些不知疲倦的小家伙, 或隐匿
于树梢, 或潜伏于草丛, 它们
的叫声, 成了我和哥哥探索战
利品的向导。我们根据叫声判
断蝉的方位, 锁定目标后轻轻
地靠近, 生怕惊扰了这些小家
伙。说起捕蝉, 捕捉之乐源自
一根竹竿的智慧, 在竹竿顶端,
用杨柳枝轻绕成精巧圆框, 再
细细缠绕上蜘蛛网, 然后在竹
竿顶端固定好, 几经雕琢, 捕
蝉神器悄然诞生。捕捉时, 蝉
儿们浑然不觉危机四伏, 我们
小心翼翼将竹竿顶端上的圆框
向蝉靠近, 待距离合适时, 一
瞬按压, 蝉翼便被蜘蛛网温柔
束缚, 任其奋力扑腾, 亦是徒

劳。那振翅之姿, 终难逃童趣
之网。捉到蝉后, 找来一根细
长的线, 用稚嫩的小手轻轻系
在它透明的翅膀上, 看它在地
面上蹒跚前行。然而, 更多的
时候, 我们只是与它们共享这
份夏日的欢乐, 玩耍过后, 便
会让它们重获自由, 回归属于
它们的天空。

和哥哥一起捉蝉, 感觉他
像是一个探险家, 身手矫健,
轻易就能攀上树梢, 与那些藏
匿于绿叶间的蝉进行一场场无
声的较量。而我, 虽不敢攀高,
却以一双锐利的眼睛, 成为他
最得力的助手。每当发现一只
蝉的踪迹, 我便兴奋地大喊大
叫, 仿佛那份发现比亲自捉蝉
更加令人激动。

午后时光, 有时趁母亲小

憩, 我和哥哥再次溜出家门,
去塘埂边的柳树上或者去竹
林找蝉, 夏日午后, 阳光炽烈,
找蝉的过程比上午艰辛, 尽
管会搞得满头大汗, 但我们
对蝉的追逐热情却丝毫未减。
当载蝉而归, 获得那份成就
感不言而喻。有时母亲会轻
责我晒得黝黑, 但那份快乐,
却是夏日里最温馨的记忆。

如今, 每逢听到蝉鸣声,
会不由想起老家那片竹林和
塘埂边的柳树林, 那里承载
了我太多的夏天回忆。自从
进城居住后, 也能依稀听到
夏日里的蝉鸣, 但总感觉少
了些什么。记忆里的蝉鸣, 是
那样的纯粹、热烈, 它不仅
是一种声音, 更是一种情感
寄托。长大后, 每当夏末秋
初, 随着蝉鸣逐渐消失, 心
中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怀念。
因为我知道, 那不仅是蝉鸣
的消逝, 更是那段无忧无虑
童年时光的远去。

最近, 我回家看望老母
亲, 站在儿时嬉戏玩耍的池
塘边, 耳边依旧回荡着那熟
悉的蝉鸣。我闭上眼睛, 仿
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自己,
站在树下, 仰望着天空, 用稚
嫩的声音呼喊着: “在那儿!
在那儿! 快抓快抓!”

蝉鸣, 又让我回到那个
充满欢乐的孩提时代, 与家
人们一起, 在蝉鸣声中度过
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日子。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 心底那
份对童年的怀念与对生命的
热爱, 将永远伴随着我, 成
为我心中最宝贵的财富。

副刊部责任编辑:
金松 郭园 叶桂秀
冯开俊 王晓军 胡全旺